

古傷悼類
雜賦類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十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3



文庫 17
W109
13



01018519160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善唐氏寄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二

錫山二泉仰 寶國賢文集註

同邑最末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傷悼類

八哀詩并序 大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于張
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



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歸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陵皆一哀而七者具也公之八哀則哀夫八人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王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學者宜誦讀之

贈司空王思禮

按本傳王思禮高麗國人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忠嗣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忠又請以三千騎劫安祿山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赦之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守

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
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
尹北京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

尉謚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脫物不隔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克斥
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
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
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
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沉静肅肅自有適

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
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
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謹議果冰釋
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
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後
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
永繫五湖舟悲其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賦也司空工部尚書也東夷高麗也勁翮鳥之大
羽燕薊兒指田承嗣穎脫毛遂自薦曰使遂早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流沙磧二水名禹貢弱水餘
波入於流沙註西方沙隨風流行縱橫千里在今
陝西行都司肅州衛西州有碣石磧太充斥言盛
大也精悍姿前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雖
以子貢冉有通於政事者不能過也按史加思禮
金城太守安祿山反哥舒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
玄宗曰吐蕃有釁惟倚思禮觀玄宗之言則思禮

在金城必能禦吐蕃矣貫穿聯屬之意懸將首辛
倚敵匈奴常懸蕃將首於鞍前齊太祖見而賞愛
倚能騎射尤妙文墨鳴鏑箭也青海即西海天
山石伊州西州並有天山思禮戰勝而深入故勒
銘於石也猶竇憲勒功燕然之意九曲唐景龍四
年贊普請昏唐以左衛大將軍楊矩送金城公主
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為公主湯沐邑矩奏
與之吐蕃既得九曲自是復叛思禮事哥舒以功
授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飛兔神馬不近駕言遠
奔也鷲鳥鷹隼之類善搏擊兵家流兵家凡百八

十二家此美其博通兵畧也春秋癖晉武帝時杜
預有材能武帝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春秋
癖肅肅裴楷曰夏侯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俱見禮
樂器自短小句起至此皆美思禮也辟易遷避也
偏裨思禮也元帥哥舒也梁益蜀地伊洛河南地
氣甚逆蒙恬一日謂扶蘇曰今天色黯淡回視中
原其氣甚逆吾慮者恐不測之禍在其中後果如
其言此言祿山之犯順也塞望塞臣民之望也敦
迫猶言危急也哥舒既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太
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乃即位以從人

望思禮奔行在故曰徒步至清河公房瑄也卷飛
雪時在冬也熊虎周禮曰熊虎為旗亘遍也連也
此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在陝西平涼府帳殿天
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金城主京兆興
平縣說今屬陝西西安府搯把持也無雙言其勇
也淅瀝言思禮和氣如春風也從公歌言賊既平
故里巷之人從思禮而歌也青青麥言賊亂之時
皆獲麥以為食民無所望今既退則麥復青於野
矣哭廟後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
携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還謁廟請罪及元弼

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留守尋加司空恐懼二
句原思禮之心也寃寃墓穴幽堂也杜預曰寃厚
也寃夜也言穴中厚暗如長夜也五湖舟越范蠡
事句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言思禮有功成求
退之意也田橫客田橫伏誅其黨五百人皆死雲
水白言其撫馭之功在於汾晉者與雲水無晦也
鄧大夫名景山曹州人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檢覆
軍吏隱沒有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
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請納馬一匹以贖
兄罪許之衆怒曰我等人命反輕於一馬乎遂殺

景山公引之以比思禮之愈於鄧也○公因王司
空之喪故傷而賦之蓋哀詩之一也言司空出自
東夷童稚已脩勁翮追隨於燕薊之兒穎脫如無
物之隔服事哥舒之時遂眇流沙之險未離行陣
之列已逢逆虜之凶於是以精悍之姿而敵疆梁
之寇貫穿百萬甲兵出入若由咫尺將首懸鳴鏑
控青海洗劍天山刻銘復九曲之地窮深壁之王
猶飛兔不近駕若鷲鳥必遠擊兵家曉達春秋飽
聞胷襟日事沉靜肅肅自有所適若夫潼關之敗
皆由元帥之非故使天王遠避胡馬縱橫惟太子

從民心以即位而公則徒步往從將有厚責之及
幸而冊使一諫遂有冰釋之恩方是時翠華卷夫
飛雪熊虎亘於阡陌聚兵鳳凰帳殿涇渭惟金城
為賊之咽喉故武功詔鎮以搃敵由是禁暴而建
無前之烈氣爽而昭漸瀝之和民瘼既蘇民生益
遂及夫哭廟之餘再領太原之役然其心惟懼已
祿位愈高深憤王疆日感惜寧謐未逢而窻窻先
就所以繫人心不見之思者不與雲水相悠久也
乎其視倒戟之鄧誠大相遠矣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戶部尚書也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沉
果有大畧善騎射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
能授河東節度副使更授戶部尚書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二宮愜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
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

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塚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洒涕巴東峽

茶音
涅

賦也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治吾城光弼為太原節
度副使祿山攻之也斷右脅賊將史思明等攻太
原光弼麾下眾不滿萬乃伺其怠出擊大破於嘉
山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今陝西寧夏
衛二宮肅宗與皇后也九廟天子之廟有九按周
制后稷為太祖廟百世不遷左為文世室右為武

世室居三昭三穆之上共為九廟世室以祧左右
神主河陽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偽臣妄至德二
年思明以所部十三郡敗兵八萬來降光弼以思
明終當叛亂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為三道來攻
碣石在今北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火焚言兵燹則
赤地無遺可走獵也高視句言思明笑祿山而自
矜也大獻捷乾元二年李公與九節度兵圍安慶
緒於相州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光弼身先
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
賊勢甚熾光弼遂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不敢西

犯宮闕遂戰於中潭西大破之異王光弼封臨淮
王小敵怯謂魚朝恩北邙之敗河汴今河南開封
府古汴梁也初妥帖以光弼為臨淮王鎮守河汴
而千里遂安也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
妥帖青蠅指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謬忌光弼
功高而程元振尤嫉之將讒之也詩營營青蠅止
于榛註青蠅比讒人也秋一葉言其素節凋零如
秋葉之遇風雨也內省言其心必以不入朝之事
省之至於慙憤而淚濕目眦於將死也高棟大屋
所恃以安光弼乃朝廷之所倚賴也堞城上箭梁

言倚光弼如長城今死如掃盡城上之箭梁也白
羽扇孔明臨陣安閒持白羽扇指揮三軍以此光
弼既死惟存所用之物而已蛟龍匣光弼所用之
劍匣也槐里葬地在今鳳翔府光弼葬時上命京
兆尹監護喪事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
平門外悲哀之人與槐里連也三軍二句言李死
軍士痛之至也直筆二句言史臣必記其功而後
世常守之也未利涉言時未大治而公亡猶濟江
已舟不能渡也疲荼疲倦貌巴東峽時公在夔州
故云然○公哭李公光弼之喪蓋哀詩之二也言

司徒當天寶之末北聚晉陽之兵方逆胡犯順而
兵寡也則公之心有所憂及奮威既勝而人安也
則賊之脅為公斷朔方黎首方見帝業之重光九
廟二宮稍獲歸還以就緒夫何在思明也敗亡再
舉自碣石以舉焚笑祿山而高視惟公大捷既獻
斯高爵自膺故鎮河汴而千里遂安柰忌功者衆
若青蠅之營營居高者危如風雨之一葉倘思違
詔之愆必至映睫之淚公今歿也誠猶屋去棟而
城遺堞國家將無賴矣所遺者惟白羽之扇蛟龍
之匣耳故送公葬者惻愴盈於槐里而公之軍士
皆極痛惜之情直筆史臣俾洗後來之篋予也欲
哭孤忠之塚而楫阻南紀之歸因思公有扶顛之
心今其已矣公為利涉之具今其失矣勤勞國事
者竟何人哉此吾所以既不得歸以盡哭公之禮
亦惟洒淚於巴東之峽已爾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
不甚求其義以蔭調官累官殿中侍御史
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
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

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
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
黃門侍郎復節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
遂復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
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問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

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
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

壯士

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

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
匡汲俄究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京兆空柳邑尚無履聲群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
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杜詩集註 卷十二 四百〇二
以茲報主願庶或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
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旒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為馬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賦而比也華岳今陝西西安府太華山金天晶西
天有金天氏之晶此言其鍾山之精秀也嶷然詩
克岐克嶷註岐嶷峻茂之狀秀骨清本傳武神氣
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百紙盡言其讀書敏
博也四座驚言一席皆驚服也匪父任言由父廕
補官其後歷職則非父也常力爭武為殿中侍御
史常力諫邪臣也問公卿言武每見飛傳必問公

卿為誰飛傳則傳遞之報也萬乘出天子幸蜀也
劔閣在今四川保寧府蕭關城在今陝西平涼府
鎮原縣雲臺天子所居仗天子儀仗也沙塞旌肅
宗之旌旗也少使者言兵亂阻隔也血相視謂壯
士皆瘡痍之人也氣不平有敵愾之意也正觀唐
太宗年號正撥亂反正之時也岐陽今陝西鳳翔
府征謂肅宗整兵於此也四極四方也收二京至
德初武赴肅宗行在房瑄薦為給事中以收復長
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者矣牛酒所以迎勞
王師者匡汲匡衡汲黯此比武之諫諍俄寵辱謂

武既拜京兆尹復坐瑄事貶巴州也衛霍衛青霍
去病也此言武為東川及劍南節度使則遷謫之
中雖可哀而亦榮也會府地武兩為京兆尹兩劍
南節度使故曰四登華陽即西安府地言其三次
掌長安兵權也空柳邑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
街唐詩有章臺柳是也履聲漢哀帝時尚書鄭崇
常曳革履諫諍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今武沒故
曰無也自朝夕漢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
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數
月不來長者異之後廢御史大夫是其徵也休橫

行漢張堪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
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蜀人凌陳壽曰蜀人凌孔
明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
儒化成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
為除更繇高者補郡吏次為孝弟力田科由是大
化蜀之學於京師者可比齊魯雪山即西山在今
四川成都府武兩鎮蜀故以其來去為重輕也記
室王府官名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夔文學
之士日與遊宴又為廣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
延子荆晉孫楚字子荆叅石苞驃騎軍事韜鈴石

苞字此美武嘗辟賢叅謀官也失壁壘言無屯戍也開逢迎美其延英也堂上二句美其成功以為樂也成都雖有醇酒然以國難為憂不敢盛為宴飲故曰只細傾美其憂國而節儉也錦水錦江終相并言非但釣樂實兼問俗之意大戎吐蕃也紅粟盈言武既破吐蕃民皆富足其粟至於紅腐而不可食也裨世程言有補當世之事也炯炯明貌沉沉幽隱貌二豎嬰左傳晉侯有疾秦伯使醫和治之未至晉侯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我將焉逃其一曰我居育之上爾居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曰不可為也嬰當也此惜其亡也竟短折顏回三十二而卒徒忠貞賈誼懷致君之心未竟而卒皆惜武也飛旒銘旌也江漢川江也荊州衡州皆隸湖廣時武卒於蜀故由江漢而歸以轉荊衡也馬融笛後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尤耽於笛及卒客有爭者詣靈橫笛龍驤瑩晉武帝寵王濬拜為龍驤將軍及卒命葬于柏谷大營瑩域垣周四十五里末二句杜公自謂也武兩鎮成都辟公墓府眷注加隆公之簪纓皆其所賜故自媿不能報稱也○公與嚴武為至友故因其靈櫬北歸而贈

之蓋哀詩之三也言鄭公一身實為邦家之重器
且鍾山嶽之精靈卅角已聞老成成人又見清秀
取將相於開口事友生以小心讀窮百紙之書文
駭一堂之客歷職匪由於父去邪實出於身漢儀
方整而胡騎已盈忽聞河隴之傳公卿必問不識
天王之狩涕淚交流故劍閣受詞蕭關謁帝愧雲
臺之寂寞憤旗旄之飄飄况時當極亂壯士銜羞
忠臣憤惋正貞觀撥亂之時靈武興衰之會故公
也感激興師義聞通乎四極聯翩奮發王靈復乎
兩京當時但見民心歡悅廟貌如初夫何寵辱若

汲匡哀榮如衛霍然公要地久居兵權屢攬今也
云殂柳色空存於京兆履聲無聽於尚書群鳥攝
迹白馬無踪諸葛之愛未灰文翁之化弗替惟一
身會文武之全材故來去係雪山之輕重且其得
賢自助邊鄙無虞作樂而安閒勤勞以恤衆欲大
戎屏跡紅粟富足以此報國庶有裨於維新之治
者奈何天不祚唐使其一心雖在而二豎已嬰竟
同顏回之短命實似賈誼之懷忠豈不惜哉今也
飛旄出于江漢孤舟轉乎荆衡不過虛為馬融之
笛故吾悵望龍驤之塋徒令衰老餘生媿簪纓之

未報爾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按史紀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後封為寧王薨謚讓皇帝其長子汝陽郡王璉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信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父上陳竟無銜屨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中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父狐兔隣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賦也。虬鬚屈曲之鬚。太宗四歲時有一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塞外春謂容貌和雅也。視遇頻玄宗以璉父讓位於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羽旗三禮圖：全羽為旒，析羽為旌。所謂注旒於旗干之首者，駢駢衆多疾行之貌。詩：駢駢征夫，每懷靡及。飛鞚言王從帝射鴈，飛馬以射也。翠麟良馬，紫塞秦始皇所築長城土皆紫色，故曰紫塞。明月輪弓滿如輪，言王射獵之精絕。鴈下而拂弓也。天笑天子之笑也。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嗚嗑。

嗚嗑，開口而笑也。與金銀。玄宗賞汝陽王也。扣馬，久言其雖從帝獵，猶上書諫也。檠車之鈎，心虞患也。言無覆車之患也。司馬相如諫獵，疏猶時有銜檠之變。詩：魚在藻，註魚鱗物也。言其諫罷獵，有司免供給之費，而亦止漁，故鱗物亦遂其生也。務置醴，言王能敬賓也。漢楚元王常為穆生設醴，無能公自謂也。言王道大，故能容已之無能者。芳裯，坐褥侍芳裯，侍王左右也。必霑巾，義形於色，不可泝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欲再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狐兔隣，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云。

漢世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漢中郡王弟瑀
有才望偉儀表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
因封漢中郡公於廣德初嘗與漢中王會於梓州
因想其兄故有天倫之句多酸辛悲哀則鼻酸辛
也○公與汝陽王舊為相知今于其歿而贈之蓋
哀詩之四也言汝陽為讓弟之嗣故眉宇秀出乎
天人虬鬚類太宗之姿如春色映乎塞外其在開
元時恩遇屢蒙出入不拘殊異乎群臣之禮愛其
謹潔兼以天親從容於風雪之晨或帝思格獸苑
囿騰塵羽旗若一萬馬駢駢詔王射鴈拜命挺身

飛鞚箭出翠麟已回翻然於紫塞之翻下拂乎明
月之輪帝笑不新於胡人金銀輒與乎王射然王
不以得賜為幸惟以諫獵為陳是以竟無銜縶之
禍抑且由於聖聰之仁惟其獵罷則官費免水有
鱗雖帝之知大計實王之盡大忠也夫多能以受
賜忠諫以惠下固可慕矣然又豈慢賢者哉及其
晚年置醴待客門引申白之賓容我無能永念芳
裊之侍且王好學惟崇貞烈義形必至霑中翰如
綺綉文若有神我也阻川廣之難泝悲狐兔之為
隣及見漢中之文雅宛然天叙之攸惇將何以開

我悲而泛舟遠津也王之溫雅蓋自少壯書紳已
為舊遊矣今馬磨城衰謝寧不重酸辛也哉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縣人父名善註漢
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
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書
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
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右拾遺
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
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

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
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
稱旨頗自矜銜且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
說為說所惡會仇人發邕在陳州贓事抵
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
勗討賊有功轉括渭淄三州刺史上計京
師以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
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其眉目
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
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北

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
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
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
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至代宗朝贈秘書

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代理學貫天人際
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皆已虛跋涉曾不泥
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刺
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問感激懷未濟
衆歸凋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
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
日斜鵬鳥入菟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
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
禍階初負謗易力身何瘠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倒崔蘇指盡流水逝
近伏盈川雄未耳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
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迢
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
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具將帥接燕薊
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賦也日陵替王粲曰小人日覺得志高才日覺陵
替有根柢邕讀秘書為有本也潘安仁詞林繁茂
根柢衍密散金石言刊刻碑碣之文也追雕也琢

畫也銳高峻也言刻於山岳之上也蓋邕少有才
名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天下寺觀多出其手天人
際美其造學之深也走其門慕之者多也碑石碑
版扁版商說文衣之邊曰商故天下邊方亦曰商
凡平常也例類也杜預曰發凡而起例謂發魯史
之常詞立春秋之新例此美邕文可比於聖經也
白楊路墳墓之路白楊蕭蕭盡皆幽暗得邕之文
如明珠洞徹以照之所以為惠也龍宮仙傳昆明
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塔廟湧按南史阿育王
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浩劫無窮之

劫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
玄都也此言龍宮之塔廟得邕之文亘歷浩劫而
浮雲衛護之也宗儒言孔子乃古今儒者之宗去
思計言邕作使者太守縣令德政去思碑文之屬
是也眇眇側目傍視也已皆虛言所作出於無心
也曾不泥言文不泥於古也映當時言生前所作
照耀當時不獨勸後世之人也自蕭蕭至此皆美
邕之碑碣等文也豐屋富貴家屋也珊瑚鈎簾鈎
也蜀毛褐之屬麒麟所織之文紫駟劍上几褥之
文義取言邕所得之物非分外也無虛歲新史云

奉金帛求其文者動以萬計豐屋四句皆巨室求
文者也分宅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
策為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脫駮問史記越石父
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駮馬贖之延
入為上客邕之急於養士如此衆美二句言衆人
美其能調急而邕則擺落其多藏之穢也九臯喚
言邕累獻詞賦稱玄宗旨是以文徹天聽詩鶴鳴
於九臯聲聞於天江夏姿黃香也漢人語云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然亦以邕父善本江夏人也太常
議邕有批太常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面折初

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
張易之有不順語請付法斷則天后不應時邕在
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后色解
始允宋璟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
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
秋旻霽美其皎潔之甚也負冤恨恨其負讒謗以
至杖死也宮闕深旒綴蓋言天子深居九重不加
省察也放逐低垂詳見題下炎癘小人氣焰盛也
鵬鳥賈誼作鵬鳥賦蒼梧帝虞舜巡狩至蒼梧而
崩走不暇以榮枯不常故奔走不息無安稅稅止

也詩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漢廷竹漢以竹為符分
其半于郡守留其半於朝邕五為刺史故曰幾分
篲竹帚魏文侯常擁篲以迎朋友上句言其屢分
符命此句言其善接賓客也洛陽獄漢靈帝治蔡
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李邕亦杖死獄
中故以為比其事見於題下小臣吉溫也易力護
人者易為力也瘠瘠也飲至齒也言興謗者至易
而何至於瘠也臨淄亭杜公嘗與邕會于廳下亭
賦詩在今山東濟南府末契公自謙也東都今河
南府初公與邕嘗會于此以室向陰故改軒砌以

向陽也崔蘇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擅名者倒壓
倒之也流水逝言時之易邁也盈川雄楊炯為盈
川令卒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之不竭
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特進麗張說曰李嶠
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蓋嶠為特進也相國
即張說一危脆言邕居下僚易於扼也邕素輕說
故終受其扼爭名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爭名者自古皆然宜邕之受謗也鍵捷言其關
鍵捷急歛然不閉所以召禍掃氛翳言已與邕心
無所蔽也嗣真作言邕嘗和已作詩也玉山桂鄰

說對策上第晉武帝問之對曰臣對策為天下第
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鯤鯨魚之大者是魚所
至其噴浪遼遠比邕作文之雄健也坡陁高聚貌
瘞草草客葬也汶陽青州地二句痛其受刑而客
葬也青州今隸山東贈蕭條謂林甫惡之不解故
既死而在肅宗朝猶無贈也恩波蓋至代宗時方
得贈秘書監也揭厲詩深則厲淺則揭此言代宗
之恩深也如綫言細微也舊容公自謂也凝滯公
在蜀不得歸吊也尚論具言邕事君之正論尚具
在也接燕薊言邕往來之將相接迹於北方六公

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暉袁恕已及狄仁傑也
邕嘗作六公篇豁散也思其人而不得故詠其詩
以解憂也○公因李邕之死而贈之蓋哀詩之五
也言我長嘯于宇宙之間憫高才之日替古人既
不得見前輩又無其人緬想李公有本之學徒筆
聲華清製洒落金石散其文章追琢銳其山嶽窮
造化之情貫天人之學故人謁門以求文而公碑
版光四裔求文者滿望而還所製者振起凡例其
為碑也惠寶珠於楊路或湧龍宮之塔而浩劫雲
浮或脩俎豆之儀而去思文製眇昧之餘所作不

拘於古蓋誠輝煌乎昭代非徒勸率乎後人是以
餉遺以求文者取無虛歲然其分財以濟人者何
有多汙是其獨步四十年之久風聞五位之尊柰
何以江夏之姿而掩宣尼之袂乎且其當群陰彙
進之時否臧奏議面折權奸振頽俗霽秋空惜乎
忠貞負恨宮闕罔聞見傾於奸宄卒如鵬鳥而蒼
梧屢陟乎典司終陷洛陽而迎蔽彼小人也既階
禍於謗矣又何為而深瘖之乎我也追思昔日之
交情寧能已於悲哀也哉是故臨淄末契之時東
土移軒之日文倒崔蘇指窮流水盈川近伏特進

未耳是雖張相之見摧實亦爭名而不戢向焉氛
翳盡掃今則玉桂咨嗟雖有高懸之鍾律迢遞之
鯤鯨而血已坡陀瘞為蕪沒夫何哀贈猶爾蕭條
幸而恩波延於揭厲今子孫亦若如綫而舊客之
舟凝滯所作之論猶存所交之人猶在而公已亡
矣憂將如之何哉亦惟詠子六公之文以豁我之
蒙蔽云爾

故秘書少監蘇公源明

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縣人少孤寓居
徐兗間工文詞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

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為考功郎中知制
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
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膾必泫
夜字照藝新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
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
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
文章日自負祿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夙昔趼

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
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
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鬻
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劒犀兕豈獨割
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
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贖
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滎陽復冥冥罪苦以橫眉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錢

賦也武功縣今屬陝西西安府東岳即今山東濟
南府泰山古齊地也墳典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萊蕪
縣屬山東濟南府嶽山頂也雲出山頂故曰浮雲
嶽蓋指萊蕪之山也負米子路為親負米百里之
外源明不及親負米自養食必思親故泫然淚下
也照藝薪侯瑾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照書以讀
引以比源明之貧也碧薛今人語黷也劬勞願言
其讀書欲以顯親也蔚文深貌醇儒不雜之儒賈
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舊史善源明嘗私著國

史後史館多采其語用之幽人幽隱之士京輦朝
廷輦轂之下宗匠考試之主司乙科源明在天寶
中及進士第更集賢院試策署為甲乙之科亦累
踐謂源明自卑官累遷至太子諭德也閭闔天子
宮殿前也趼足胠皮厚如璽者言源明出入禁門
之久故足生胼也出守還源明出為東平太守後
召還為國子司業也悲所遣朔風卷以明皇乘輿
為安祿山反出狩蜀源明不得扈從而留虜庭每
悲恨以遣懷耳滿樽酒晉阮籍愛詩好飲足不跡
公卿大夫之門水邊林下放懷自若張翰相顧遇

問其所欲阮曰平生滿樽酒活計一張琴翰嘆服
曰真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朋知展言其相知開
懷石可轉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美源明之心
不變於虜也逆順辨肅宗復兩京之後受偽命者
皆伏誅惟源明擢吏部考功郎中知制誥顧其兒
晉范曄坐謀反臨誅飲醉其子藹亦醉取地土及
果皮以擲曄曄曰汝嗔我耶藹曰今日緣何嗔但
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憶黃犬秦二世二年七月具
李斯五刑論腰斬於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
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耶

引此以比受偽官之人也茂松意松不凋於歲寒
以比源明不改節也祠壇墀為壇以祀社稷之神
墀則壇之明堂也皆禁嚮言其文之美也晉元帝
有禁嚮篆刻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蟲篆刻然竟為
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溟漲謂其文波瀾浩汗雖
溟海之漲其本末比之猶為淺也青熒光彩貌芙
蓉劔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劔示薛燭曰光乎如屈
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剗截也王褒頌水
斷蛟龍陸剗犀兕緬遠也懷緬追思也齋房芝漢
武帝大興祠齋房生芝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璵

以祈禱進勸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從淫祀獨源明
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事絕言禱祀方興吾道
將絕源明一言如萬手之牽住也微勸勉其所論
可以垂後世法所謂正始之道也懸黃金印也贖
獸名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上一句美之
也下一句危之也三十載言其交已之久也衍樂
也榮陽指鄭虔封榮陽公冒取禽獸之網謂鄭虔
已遭橫禍也盡餘喘言源明未死前猶及肅宗反
正時已向秦而死後時復屯蹇所以米萬錢而至
凋喪也歸帆公自謂也沔是湖廣沔陽也漳水疾

公自言身在雲安不得汴汙以歸也蒿里死人之
里田橫死門人作挽歌二章使扶柩人歌之今分
為二薤露歌送王公大人蒿里歌送士大夫庶人
之喪徐翔之姪陵泣曰永負蒿里之哀東門相餞
○公與蘇秘書為舊友今于其喪故哭之蓋哀詩
之六也言武功孤于少年徒步客于徐兗東岳讀
書而精於墳典萊蕪時下而忍餓浮雲負米為身
食因臉泫藝薪夜讀碧蘇生衣蓋將以已之勤苦
而報親之劬勞學極其醇文極其善慨然有用世
之志故辭幽人潛京輦東堂射策宗匠選精制墨

未乾乙科已闡文章負而官累遷閭闔趨而足有
趺及夫出守還麾而黃屋已為風卷陪龍不暇而
虜廷深為之悲不失身於可賤惟展斷於相知憂
君病篤恨賊心堅至於社稷之復必有逆順之分
受逆命者為顧兒憶黃犬之賤惟秘書也有茂松
從祀之榮文章之美淺乎溟漲芙蓉之劍割彼兕
犀後輩固為之褻狎惟予實苦而興懷且其扶正
道以勸後人卻偽署以投乳贖今其已矣嗟予廿
載之結交今果於誰而遊衍滎陽橫於罪辜子逝
而終凋喪今也戰伐殷而歸帆阻無以遂吾弔哭

之私疾病纏而蒿里負又何以慰吾籲告之衷乎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
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言其私撰國
史虔倉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
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
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
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
置東都偽授虔為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
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為

台州司戶參軍在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
滎陽冠眾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葢何技瘡
圭臬星經與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大枉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蕪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
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彈琴視天壤
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

晚就芸香閣胡塵昏缺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老蒙台州椽泛泛浙江槩履穿四明雪饑拾楮溪椽
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
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
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詞場竟踈濶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
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比也鷄鷓海鳥莊子昔者鷄鷓至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於廟奏九韶之樂具太牢之膳鳥乃憂悲眩
視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已養

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國語鷄鷓止于魯東門
臧文仲使人祭之孔雀翡翠其志在丹青然
不免於樊籠之愁者以其質異於衆禽也鷦鷯賦
彼鷺鷥鷓鷯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絕垠
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櫻
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此言鄭公如鷄
鷓孔雀不可樂之以鐘鼓拘之以雕籠者也鄭公
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兵戍衆寡無不詳又著
蒼蠹等諸書又撰本草七卷愧師長黃石公為張
良師使遇虔必不敢為之師矣兵流言其善於兵

機也貫穿蒼叢言其才高而善著書也圭臬言其
知天文地理也土圭所以測日影臬所以度廣狹
蟲篆言其能字也丹青言其能寫畫也窺未遍劉
薦語陳貞曰吾腹中書皆揚子雲窺未遍者美其
過於子雲也諧太枉東方朔每言皆神仙迂遠之
事言度詼諧猶方朔也顧不一言揮洒變化不拘
於一也呂總云度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鍾蕪
兩謂度書之妙能兼鍾繇鍾會父子之書法也天
下口言度文章之又妙也司馬相如片文隻字朝
出而暮傳天下古詩高文滿天下籍籍宣衆口滄

洲神仙之境以度之畫言寡鶴琴曲調以度之鼓
琴言三絕解見題下嗜酒言其飲酒放蕩也實土
木言無轉動也几杖優老之具此言度親近天子
也書幌讀書帷幔言度居廣文館時也芸香閣芸
香辟書中蠹魚故藏書臺稱芸臺堦莽廣貌無滌
盪言度雖受偽職而潛章達靈武是歸聖朝矣故
賊平免死出為台州司戶叅軍四明山名跨紹興
台寧三府榴溪亦台州地名二句言其貧也椽榱
可染皂實可食翹麤山鬼天台賦始經翹麤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言荒僻也稅止也鞅馬頸組也鮑

明遠詩無由稅歸鞅集遐想自春深句至此追憶
昔時公與虔關中聚會之樂也濫吹獎謂昔時與
虔遊於詞翰之場有所稱獎已也吾安放孔子將
死子貢曰泰山其頽也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
放阮咸阮照子阮籍姪也任達不拘雖處世不交
人事鄭審為虔弟亦謫江陵時虔已死惟審仕故
以阮咸比之同世網同罹於法網即二人貶斥之
事訪江樓時審在江陵而公訪之傷虔之不在故
欲述飄蕩之懷也○公與鄭著作為相知今于其
歿而哭之蓋哀詩之七也言鷄鷓不識鐘鼓孔翠

不柰雕籠若夫滎陽鄭公學貫諸儒名公早賞鍾
士夫之勝稟清淑之姿得於天者既全成於人者
復至藥名皆纂神農或有所遺兵法深知黃石難
為師長然其貫穿蒼叢不但已也或窮天地之奧
或為篆畫之精歷覽過乎子雲諧枉同乎方朔翰
兼鍾氏之長文傳大字之榜書畫圖詩為之共獻
滄洲寡鶴達於聰明是以三絕既為御題四海尤
為瞻仰然公嗜酒彈琴初無求位之念而土木几
杖未嘗天子之離官曹未寄而突倚書幌芸香晚
就而塊莽胡塵一念惟歸於聖朝清節無煩於滌

盪及其台掾老蒙江帆泛泛或履雪或拾椽徒聞
紫芝之歌不見杏壇之丈東南天眇眇秋餘撫
今追昔當春深山秀之時葉墜渭清之日或劇談
於公門或稅駕於林下酣觴賦詩物時想集豈不
樂哉今也詞場踈濶徒吹獎於往時存歿百年安
視倣於來日幸而阮咸猶在均罹擯斥之司他日
當尋訪江樓以罄予衷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
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刺

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學士遷工部侍
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辭未幾
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
中書令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
之遂為所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
嘗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
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
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
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堦未遑等箕頽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龜
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髮負人境
雖蒙換蟬冠右地慙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
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
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
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誅任昉騁
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
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賦也相國丞相也其制始於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南紀江漢之南皆謂之南紀紀綱紀也謂經帶包
絡之也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礦金玉在石曰礦
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
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此言其必不留
於礦也霜毛整仙鶴異於凡鳥其羽脩整潔白比
張之異於人也矯然出衆也江海思意思廣遠也
阮熙年來浩然起江海之思雲路永言其功名遠
大也土階堯時土階三尺此言其以致君堯舜為
心也箕穎箕山潁水巢父許由所隱之地言其以

致君為志故不同於隱士也白玉堂金華省言其
為校書郎為左拾遺左補闕中書舍人集賢學士
由玉堂金華省出入也碣石山在今北直隸永平
府崢嶸高大貌安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
間如蛙黽張知其有反意屢請誅之黽爾雅在水
者曰黽一名耿黽一名土鴨形似青蛙而腹大其
鳴甚壯大庭古至治之國言其退朝而食於家亦
有致治之心也榛小粟條如荊梗病也榛梗小病
也鬢黑髮變則白矣上句畏其不逮古人下句言
其髮白而老蟬冠漢官儀武帝大冠加金璫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右地時九齡以尚書右
丞相罷也慙慙也已慙慙而多幸何者有李林甫
之嫉牛客仙之憾則得免死深為幸矣二疏歸疏
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遂上疏乞骸骨歸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痛迫謂九齡以母喪解職未幾奪哀入
為相故云痛迫也紫綬漢公卿表丞相紫綬金章
謝所領即題下薦周子諒之事興不淺晉庾亮鎮
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將
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興不淺便據胡

床與浩等談詠鎮每靜黃霸獨用寬和為治擢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引調同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發陰管冬至一陽生截竹以候黃鐘言其詩如黃鐘之律至和而可聽也含公鼎言其詩如鼎烹之可味也文章境言其善屬文也起翠螭公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石碑螭其刻於碑頭者巫廬並言其才氣能與二山倚薄也玄暉擁謝眺字玄暉少有美名為文綺麗任昉騁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誄表也書也鄭康成衍毛氏詩傳之未盡者名曰牋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有司

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曰誄隻字警史記序勒成一家傳序隻字之褒滄海南朱鳥影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即朱雀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遺珠則有名稱矣悄延頸九齡在荆州久封始興伯請遠展墓戀闕言其心不忘君故常引領以望京師也良史筆言九齡在史館直筆以書也班孟堅信知一代良史下筆善惡瀾翻而昭著大庾嶺在廣東南雄府時九齡貶荆州卒故云蕪絕難上請言是時帝眷已衰難以著作上請於朝也徐孺碑徐孺子漢之高士九齡嘗為墓碣文曰靈芝無

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讀其文則九齡亦有徐
孺理煙艇之思也○公以張僕射負讒客死而哭
之蓋哀詩之八也言相國生于南紀如金璞不留
於礦儼然仙鶴下於人間獨立超群霜毛齊整具
遠大之資故大建乎功名以致君為心而不違於
隱逸是以白玉堂登金華省倚當時碣石崢嶸天
地蛙黽公則欲世平而忘疾紹前哲而忘衰然蟬
冠雖易而右地多慚是以為兩疏之見機蘇仙之
濟世紫綬映乎暮年荊州謝夫所領高興不異於
公政績有同於黃霸調協客賓務屏諷詠詩有

餘才文有清省陰管動於一陽台鼎含於淑氣乃
知為君子之心用才於文章之境翠螭帙起倚薄
巫廬綺麗同乎謝眺牋誄類乎任昉自成一家之
規未闕隻字之警千秋滄海之南名繫朱鳥之影
歸老樂守故園戀闕悄然延頸夫何良史波濤大
庾蕪絕向時之禮數懸隔于今之制作難陳再讀
徐孺之碑而公理艇之思宛然可想也而其人之
已逝豈不可哀也耶

哭李之芳尚書

下排律附

之芳唐宗室蔣王暉之孫也安祿山奏為

范陽司馬祿山反歸京師廣德二年兼御史大夫奉使吐蕃被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薨于荊州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掛留徐劍猶迴憶戴船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淨泫然
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
樵蘇封奠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賦也漳濱漳水之濱在湖廣荊州府留徐劍吳季
札聘魯過徐徐君好札劍口雖不敢言札心知之

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解劍掛其墓
樹上而去曰吾始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其心哉憶
戴船王子猷居山陰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
便乘小艇訪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
其故子猷曰吾本乘興與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成白首潘安仁詩白首同所歸間黃泉謂一死一
生故相間隔也左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嗟何及詩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涕泣然文中子泫
然流涕脩文魏管輅曰蘇韶死而復甦云顏淵卜
商為地下脩文郎管輅極聰明之士魏書方技傳

記其詳失張騫惜之芳之死也張騫事漢武帝常
使西南夷諸國史閣史官之閣亦禁要地也行人
掌使之官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芳嘗為行人
得書名於史冊也秀句傳美其書之在也晉陸士
龍詩題詩對南山日晚得秀句客亭杜公之亭也
櫬棺也旅櫬言之芳卒於荊州也網蟲懸言為蛛
網所纏也昭丘楚昭王墓澹水名在長安之芳故
鄉也形體曰魄精神曰魂言其魄雖在於荊州而
魂則復於長安也樵蘇謂樵採墓所之薪草也封
葬地為他人所樵採也喉舌尚書為天子喉舌之

芳嘗為尚書今卒則不復朝天子矣凋春草比之
芳少年壯盛而今零落於道傍也若箇猶言何處
也○公與李尚書有舊而哭之言漳濱之歌蒿里
若流水竟與同年故予雖欲掛留徐之劍然猶迴
憶戴之船白首相知黃泉間隔風雨飄飄何嗟及
矣江湖散漫涕泗滂沱脩文將及管輅奉使若失
張騫史閣詩家名存而句可想客亭旅櫬馬絕而
網已懸復魄雖瘞於昭丘歸魂則遊於澹水樵蘇
者必封其墓喉舌者不復朝天重嗟春草凋於秋
色而王孫果安在哉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輿歸上都二

十四韻

公之祖母盧氏侍御即表弟也。曾為韋尚書屬官尚書名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
叅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
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哀見士則雅論在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姓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
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

萬姓瘡痍合群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
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駮期特達衰朽再芳菲
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撥盃要忽罷抱被宿何依
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賦也幕帷帳也喪主素故素幕朱幡丹旒今謂之
銘旌登陸微言靈登岸不能張威勢也駟馬顧言
昔日駕車之駟馬尚有戀主之意也萬人揮言其
素得民心也陸士衡詩揮淚廣川陰門闌謂尚書
故宅之門闌伏事久言盧從韋之久也之子指盧
言紼引柩索也曲禮助葬者必執紼倒衣哀痛之

至故顛倒其衣裳也義不小夏侯勝曰感恩戀德
義實不小禮無違言盧懷舊恩故送柩之禮不敢
違也龍驤詔言尚書必如王濬之得詔也獬豸獸
名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故御史有糾劾之權以
此為冠時盧為侍御史故迎之也見士則鄧艾年
十二至潁川讀太丘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世則
遂自名範字士則言尚書言行之不苟也在兵機
言曾掌兵有雅論也禁闈天子之內此言吐蕃陷
京師也朝謁斷言玄肅去上都之久而朝謁之臣
皆無也掃除非言禁中無人掃滌也銅壺箭謂銅

壺滴漏之籌玉帳將軍之帳抱朴子曰軍在太乙
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黃閣老三公大臣也白登圍
漢高帝至平城冒特縱兵困於白登七日此言天
子雖屢論大臣而莫知以白登之圍為慮者豈勸
親征者歟白登在平城東南瘡痍合言百姓方蘇
也嗜慾肥言將帥乘此為驕也刺規即箴規所謂
都俞吁咈欲侍御之盡職也端拱所謂無為而治
欲侍御之致君也儉約即諫諍事人君之道也風
流臣道也晉謝安為風流宰相期特達願王之勵
志再芳菲願王之中興也書字晉殷浩被黜終日

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要忽罷言求致仕也宿何
依聶授抱被隨王肅棺宿刺規六句欲其致君義
也空裏二句欲其求退志也撥盃二句欲其伴觀
情也眼冷兒扶公自謂也別與侍御別也○公因
廬外弟扶歸韋尚書柩而送之也言素幕渡江而
遠朱旛登陸而微駟馬悲鳴萬人揮涕叅佐哭辭
而散門闌誰送公歸惟廬侍御也從公既久才俊
實稀故執紼於長路心痛切而倒衣感恩義既不
小懷恩禮自無違墓待龍驤之詔臺迎獬豸之威
深衷見夫士則雅論在乎兵機方吐蕃繼安史之

亂塵沙落於禁闈遂使朝謁者絕掃除者非韋公
於此但促銅壺之箭不添玉帳之旂在君王雖詢
黃閣之老而諸臣無有慮白登之圍于時萬姓之
瘡痍甫合群兇之吞噬皆肥吾恐生民之困未蘇
而狼跋之煙已起矣幸而廬御史盡臣職刺規而
力諍俾天王端拱而生輝所諫者皆先王儉約之
規所盡者皆後代風流之度對敷之下展究才猷
令衰朽之人躬逢盛治然子當履滿思傾或愁書
而疾揀感恩思報或撥酒以相依使我獲觀歸田
之旆立磯得以相迎可也豈容若清霜之葉以故

飛於離別之時也耶

哭韋大夫之晉

大曆二年公有送韋中丞之晉赴鎮湖南
未幾死於鎮所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脩然
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
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
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
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闕樹頂飛旒泛堂前

帝幕疑風燕茹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
童孺交游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淨淚情在強詩篇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賦也郇國名瑕丘地名今屬山西平陽府猗氏縣
即韋所鎮之地弱冠曲禮二十曰弱冠士人指韋
言周旋曲成也黃圖三輔黃圖書名紫蓋今傘蓋
天子儀衛沈休文詩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脩然羽聲也貢貢禹也禹與王吉友善及言出
仕禹彈冠而喜馮馮唐也左太冲詩馮唐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聯綿相連貌犀牛石牛在四川成都

府李太守廟中置以鎮水怪者韋經漢韋賢以明
經位至宰相其次子玄成亦以明經位至宰相故
曰亞相傳亞次也旒銘旌也堂孝堂也帝小幕所
以承塵蓋設於柩前者風燕比乎客也急暮蟬悲
簫有似於蟬也虛白室莊子虛室生白此言韋已
而室虛也跡斷惜韋既已不為人所訪也喧卑喧
譁也強詩篇勉強作詩以解憂也方隅山西為西
北隅言韋既死後不知何人治此地也將帥權將
帥係一方之重故難其任也雙全名器不損也左
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爵號器車服言其保

全名器也○公與韋大夫為童孺之交乃于其歿
而哭之曰今也悽愴於郇瑕之邑昔也差池於弱
冠之年禮數具備文律周旋臺閣居黃圖之裏簪
裾侍紫蓋之邊尊榮無愧端雅脩然得鎮方隅令
我為責公之喜老膺帝命在公為馮叟之貞駭蒼
卒於南過悄聯綿於北思公之遺愛在民或為賈
傳鵬鳥之諱或為李冰犀牛之憐若我友朋相愛
歎慟范式之素車欲懸季札之寶劍顧今世道中
興公必韋經相繼冲融世業磊落時賢况城府深
居江湖杳渺夫何時闕樹頂之綺樓忽覩堂前之

飛旒帝幕邀賓筵簫奏急興殘而虛白何居跡斷
而孝廉何訪若我與公童孺交遊而喧卑已老是
以淨淚徒多詩篇強作公今已矣方隅之理繼之
者誰歟將帥之權任之者誰歟今公名器雙全豈
非春秋之所褒重者乎

哭王彭州掄

掄陝西長安縣人彭州屬四川成都府今
為彭縣掄為州刺史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

歷職漢庭父中年胡馬驕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
蜀路江干窄彭門地理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清霄
頃得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飈
井滌泉誰汲烽竦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彫贈詩馬敢墜染翰欲無聊
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奠與萍漂
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賦也執友執手之友謂同志也沈謝沈約謝靈運
也異骨異於人之骨王長平謂毛盈曰君有異骨

可以學仙松喬赤松子王喬也北部言其初官為
京畿尉也東堂晉郗詵還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
堂會問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
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纏倚劍言禁從
之地變化者如蛟龍纏繞其所倚之劍也來吹簫
謂鸞鳳夾其所吹之簫也蕭史教弄玉吹簫鳳凰
來集胡馬安史亂也兩觀今之闕門三朝玄肅代
也干水厓也彭門今成都府彭縣解龜解去所佩
之龜印謂致仕也此叙朋友之情諫獵王彭州曾
上書諫獵也此言君臣之義要求也求為叅佐言

王在彭州而叅成都節度軍謀也臨氣候指言摠
戎之人塞風飈指戰鬪之士并滌易并卦并滌不
食為我心測可用汲註滌不停污也主明則汲并
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火不燒凡軍旅
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燧今并不汲
泉烽火不舉則邊鄙寧矣此美王叅謀之所致也
前籌張良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俄少頃也雙表
墓前二石柱曰華表此言王之早卒也後彫言其
節操也欲無聊公自謂也晁建中僻居山林經年
不識車馬養成嬾散或答親友書亦無聊染翰誰

復著書者耶再哭聞訃已哭之矣今靈輓過夔州
故又哭之去住銷言去者有思念之心住者有思
念之意故皆銷魂也之官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
王折言其赴任而卒如玉之折毛伯成云寧為蘭
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此惜之也與萍漂悼其寄
殞如浮萍之無定在也曠望句以比王之不得再
見也霏微渺茫之貌河漢橋疑路所經之橋夫人
掄也長雲雨公自言居於蜀也杓斗柄也秦城在
北故近於杓馮唐公自謂也末四句皆公自寓思
歸之意○公因王掄之喪而哭之也言執友忽驚

淪沒斯人今已寂寥新文乃能生同沈謝異骨天
降類於松喬高選於北部見招於東堂蛟龍纏夫
倚劍鸞鳳夾夫吹簫歷職漢廷既久中年胡馬橫
驕兵戈交於兩觀寵辱事乎三朝故公間關窄路
跋涉遙途及其解龜以遂友朋之情進諫以全君
臣之義今也得出戎麾叨陪幕府將軍戮力士卒
捐軀遂使井泉不汲烽火無光是其箸籌多暇隱
几從容善於謀畫之所致也夫何天褫其魄翠石
忽驚為表寒松竟至後彫予也贈詩敢勉染翰無
聊經過再哭去住魂銷今公方之任而王已折及

夫寄葬而萍與漂渥法曠望河漢霏微夫人雖先
棄世而令子咸有清標顧今巫峽長多雲雨長安
實近斗杓若我白髮老翁能不動蕭蕭之歸興也
耶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漢中王唐宗室賢王也故以漢淮南王為
比韋蕭皆公故人同時而亡故王手札與
公使遍報峽中也時公遷居夔州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
不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

處處隣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賦也蕭韋不知其名逝世也峽中瞿塘三峽老子
為柱下史年百六十餘今柱史少年而亡故疑之
此以韋言怪仙公蕭有多術宜延生而亦亡故怪
之自兒童自幼從蕭師也隣家笛向子期思舊賦
序時日薄虞淵寒木淒然鄰人有吹笛者後發聲
寥亮追想曩昔燕遊之好感音而嘆客子蓬曹子
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
遠從戎懷舊賦潘安仁所作白頭翁公自謂也○
此公奉漢中王札使報蕭韋二人之亡於峽中也

言蕭韋並逝於秋日准王命報於峽中柱史疑亡
於少年仙公怪歿於多術非特時人見惜實為吾
道之窮若我疾病相侵兒童相識遍聞笛響於隣
家惟見蓬飄於客子亦徒吟夫懷舊之賦而甘為
白頭之翁焉爾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廣德二年鄭虔蘇淵明相繼而亡賦此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豪後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濶凶問一年俱
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
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
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
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
瘡病養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賦也獨前途謂未死之人所行之道也中原上蘇
之貶所大海隅鄭之貶所夜臺墓也蘇貶中原故

當北斗、鄭貶台州、故著東吳、得罪二句、以鄭言移
官二句、以蘇言穀貴、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
錢、詮擇言也、造化鑪、莊子以天地為九鑪、造化為
大冶、陰符經名太公兵法、陰符有八、蘇秦遊說六
國、不遇而還、乃夜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而誦之
綿谷、四川地名、此二句、公自謂也、榛蕪、荒蕪也、○
公與蘇、鄭為相知、而哭其亡也、言憐我之友、惟鄭
與蘇、今二公云亡、不得再晤、喪亂之際、我獨前途
豪傑之久、既歿、則文章掃地、無餘我也、羈留萬里
之遠、豈虞凶問一歲之間、是以深慨二人奄逝、或

在中原而當北斗、或歿海外而著東吳、鄭為台州
之棄、蘇為蓬閣之饑、予之流慟、何嗟及矣、公之受
侮、其有是夫、故吾道苟消也、則發興於詩、心如息
也、則為徒於酒、才雖不及於二公、跡則追隨於彼
此、公以班固揚雄之名、而為嵇康阮籍之逸、當必
明良相合、品命殊加者矣、夫何賢良不展、廊廟偶
趨、勝決於風塵之際、功安於造化之鑪、蘇也、從容
舊學、鄭也、慘淡陰符、蘇擺落乎、嫌疑、鄭益輸乎、志
力我也、異依綿谷、孤對雪山、因思童稚之諸子、必
列友于之交情、今公已矣、清酒以相送、望已絕矣、

撫墓而號呼是以悲餘生之無幾慨時事之可非
寧能已於哀痛之情乎

雜賦類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
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
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
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昏黑擔突爨人屋
壁列樹白菊鏹為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
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

作詩示宗武誦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陽木春夏
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
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伯夷辛秀信行三
人名四根每日止限伐四根也條枝枚榦
也細竹曰篠大竹曰蕩擔突觸也所謂夔
人述其土俗耳馬徒莊子徐無鬼篇黃帝
於襄城之野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
子曰為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者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

青冥層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
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
籍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不示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
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
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
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熟為我忍煩促
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賦也亭午當午也蒼皮松柏之皮委蓄積聚也素
節竹也苦虛竹虛心之苦竹也待人肉廉頗別傳

乳虎饑怒而待人肉賢府主疑即栢都督也白屋
庶民家也理體淨為治不擾也蜂蠆辛螫之蟲葛
稚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蠆不敢毒螫其父嘉之鄉
里皆推重之泊舟六句公泛舟自蜀來泊於江岸
要當戒慎毋觸虎禍又西嶠雄壯含蓄群材可為
墻宇之資故課僕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曹
信行輩也輕執熟杜周兵馬輕執熟而深入已成
膚功不可不旌賞青岑山嶺也酒一斛惟冒險取
木故勞之以酒也○公居夔州課僕伐木言長夏
無所猷為客居惟課奴僕清晨給飯持斧入谷望

青冥以陟層巔行十里以伐陰木日有定課人有
成功木積既多竹聚惟衆將藉木以為籬因竹以
為仗所以然者蓋以熊羆在野乳虎縱橫苟不備
藩垣以為禁豈惟為干戈之哭哉今也府主幸賢
不以富貴為事理道清淨不令蜂蠆逞凶虎穴雖
曰連綿隄防實為舊俗今我泊舟於江慎於觸禍
幸而西山茂育乎群材可脩墻宇以娛老故令輕
熱之曹勉強伐山之木俟秋光泛菊之時給酒以
相勞也

上後園山脚

公陝西長安人遭祿山之亂乾元二年避
亂入隴右至大曆二年已十年矣未幾出
峽此是大曆二年夏作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崿
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疏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
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椽遍天下水陸兼浮沉
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劔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
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也無消息老去多歸心
志士惜白日父家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賦也夏位乎南南方屬火故曰朱夏嬰當也崎崿

山高貌。䟽襟寬大之襟也。壯盛也。水漲則無潛伏之鱗。依雲深避亂。來幽僻之地也。地無疆。易坤厚載物。德合無疆。陰山北也。時方喪亂。九州分裂。不若山陰可避亂也。石楝樹名。實似芎藭。皮可食。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於溝壑。故水陸載楝以充饑。浩至今言飄泊浩蕩。以至今日也。惜白日。古詩志士惜白日。蓋惜白日之閒過也。藉借也。客久貲盡。故欲借黃金也。嘯。噓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荅。阮籍長嘯。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乃登嘯也。梁父吟。諸葛亮躬耕南陽。為梁父吟。以嘆時之不用。○時公避亂。成都閒。上後園山脚。言朱夏正當暑熱。清晨徐步。北林小園。背于高岡。葛引延于峻嶺。駐目曠望。䟽襟飄飄。當時水壯。潛鱗有恨。雲深去翼。栖依勿謂地廣。無疆劣于高山。有陰。石楝遍載。水陸浮沉。十年經隴之岑。劔門倚薄。至此慨故園戎馬。蹂踐遂令骨肉分離。方今消息絕。無衰老歸心。甚切。但白日雖惜。而黃金欲借矣。故敢為蘇門之嘯。梁父之吟而已。

又上後園山脚

大曆二年秋作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
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費耕桑
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是國用富足以守邊疆
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
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梁
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
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腸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

賦也山南曰陽八荒八表也朱崖東海南州名蓐
收秋神玄冥冬神四時相代用事則休者困而用
者強矣逝水鎮石言逝者流行而鎮者安靜也平
原今山東德州戍役傷民之不得耕桑非由天時
皆戍役耳戎虜場玄宗極意武功令安祿山滅奚
契丹也反覆言祿山反也龜蒙山在兗州府故鄉
長安也公言龜蒙近東岳且不可見况長安之遠
乎肺萎言戰士久戰而疲骨出公自言憂亂之心
也如湯言新秋猶熱也川無梁無橋梁不可渡此
寓欲歸不得之意也末四句憫戍役之人○此秋

日登山感時思事言昔我遊于東山猶憶山陽之
戲窮秋立日以觀矯首以望八荒朱崖著髮碧海
吹裳顧今蓐收用事玄冥強梁逝水流行而不息
磐石鎮定而有常因思平原百姓廢農桑以從軍
而朝廷富足任猛將以掃穴豈知今日事幾反覆
令離家故老淚流雖近而龜蒙且不可見况遠而
故鄉其可懷歸久戰者肺已萎矣熱中者骨已出
矣是以杖劍登岡而解憂忽覺夏去秋來而用事
撫景增懷深慨欲歸之無自因時感事重嗟旅魄
之無依爾

信行遠脩水筒

水筒引泉筒也信行即隸人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
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賦也坼裂開也雲端鮑明遠詩雲端楚山見林表
吳岫微曛黑也貌赤夏日晒面故赤也裂餅浮瓜
分所食以與人定殿最吏部三年一考功上功曰

最下功曰殿詎盡也方士符蘇耽開井種橘以救
人疫時井無水耽投符井中遂有水言木筒脩而
泉自至不必符也假借也將軍蓋蓋字疑誤貳師
將軍立功西域拔劍刺山而飛泉出行信行也諸
語助辭直如筆言其才之可用不邪曲也崎嶇言
其歷四十里山路之險也○此勞信行之詩言爾
性不如葦居身清淨立心識本源之地處事無滯
礙之疑今也水筒圻於雲端山石碎於林表故命
爾冒熱以脩使水與厨會往來有四十里之遠崖
谷為荒險之至勞固甚矣及日暉猶未得餐貌赤

實愧相對故浮瓜供吾老病裂餅以充汝饑蓋以
荅爾之恭屢實異考功之殿最且水筒既脩何須
方士之符豈必將軍之蓋惟其才之可用故能成
功於險阻之外爾

火

公自註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
書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
青林一灰燼雲氣空處所入夜珠赫然新秋照半女

風吹巨焰作河棹為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先石與土
爾寧要謗譴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户 眈音

賦也夔州楚地故云楚山致雷雨其俗太旱則燒
山以驚神祇而致雷雨嵌山之深嵌也燒山嵌故
魑魅泣也嵐陰眈夔地山高夏雪不消為火所迫
故水下墜也山氣曰嵐山北曰陰文彩曰眈言冰
雪下墜文彩照山陰也羅落謂火焚山木周圍傾

落水傍而百泓為之沸騰也萬古言古來求雨如
此也雲無處言青林已火雲無所依也珠赫然火
焚冰墜夜望之如珠落也照牛女火光燭天也騰
煙柱舟中火發如柱直者煙也焮炙也左傳行火
所焮蛇被火焚故腥遠聞也虎被火迫亦亂吼也
神物龍也石土被火不可辨也熒侮猶威侮長吏
憂火延及關故關令憂被焚也誰撲滅言火盛無
人撲滅也商書若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卧江公自懼火及故恐懼卧于江亭深更氣如
線也○此因夔生焚火求雨言楚山經月有火以

大旱則有此舉，蓋舊俗以此驚鬼神而致雨。故
一爆山嵌而魑魅注崩凍冰而嵐北明木落涕泓根
深自古青林火而雲無薄夜珠落而照牛女風吹
巨焰棹柱煙騰以至勢焚崑崙洲渚光燄長蛇為
之焦腥猛虎為之聲吼神龍飛而土石混要謗讟
而憑熒侮雖長吏亦憂其至闕精主亦驚其氣焰
當此連延焚燼撲滅之者誰歟故吾恐及墻堵而
卧于江亭之上氣至更而猶縷也

三韻三篇

當時任用小人為宰輔士之易節者多出

其門公不為屈故作此詩
高馬勿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比也唾當作捶○此有感於當時出處之非言高
馬長魚尚不可輕則夫卓犖竒瑰之士安得不自
重也哉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掛席集衆功
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船音

比也船舟可容萬斛者首二句以船大而影大比
君子實大而聲宏也中二句以行舟必得衆人比

人君求賢必備衆禮也末二句以舟之不可輕試
一此君子之不易出也○二章言君子備道全美人
君不求之以禮君子必不為其用也此章與上章
明君子養素自重之義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
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賦也多門左傳晉政出多門謂用舍予奪君不得
與也故貞烈之士惡之傍權要小人阿附權要以
干進故清介者視之可發一大笑也○三章言君
子惡夫權要小人則依之故為君子之所笑也此

極言惡惡之情也

七言古

雜賦類

引水

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曲山腹
間有至於數百丈不能止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
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璫接筒引水喉
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賦也月峽即明月峽在今四川重慶府瞿塘峽在

夔州府俗無井夔俗山居無水而食故高者引水
雲安無泉尤難得水魚復浦在夔州府大水有小
口別通曰浦白帝城亦在夔州何直何但也○此
因夔俗無井而作言二峽以雲為頂石亂而俗無
井若我雲安治水而僮僕甚苦移居魚復而心力
少省蟠竹於城引水喉濕人生留滯如此生理甚
難今得斗水則奴僕不悲心力皆省豈但寬百憂
而已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在今陝西長安縣城內曲江亭漢武

武所造當時祿山之亂焚蕪殆盡故公過
之不勝傷感而作正禾黍離離之意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
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賦而比也蕭條傷其不如昔日之盛也二毛頭黑
白相半者左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相蕩言秋
時水涸石出與沙相蕩故潔淨也求其曹鴻鴈兄
弟間闊故哀鳴以求之也○一章自言老而手足
相離故觀時物以自況也

再吟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稍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井作心似灰第姪何傷淚如雨莽音母

賦也稍林莽去宿草也宋玉風賦感后伐朱梢殺
林莽比屋排連之屋心似灰莊子形固可使如稿
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淚如雨自言少遊之心已
死但傷第姪隔別故淚如雨也○二章言安貧於
已惟傷第姪而已

又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
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賦也休問天楚辭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
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杜曲在長安公故鄉
也有田在焉住南山遭亂而遷居也終殘年漢李
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出射虎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公
居山中故欲隨廣以盡餘生也○三章言守分居
山而已

可嘆

王季友豐城人家貧賣履為生其妻惡欲
棄之公因賦此

杜詩集註 卷十二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
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
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
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
之為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以聞道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水
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衝牛斗
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
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
培塿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也為厚王也論道

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
舜馬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廼首

培塿切

興也白衣蒼狗言雲之變態不常也雲本非衣狗
白如衣而蒼如狗耳以引萬事無不有故先言此
謂人事變怪不一也抉眼不喜其夫如抉眼中之
物而去之東北人言不喜見者曰抉眼詳見伍員
傳為攜酒言好事之人敬季友之德學故攜酒與
飲也豫章太守李勉乃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
以廣德二年為洪州刺史豫章即洪州今江西南

昌府敬頗久言勉引季友為賓客而敬之久也更
不疑言勉不疑季友也看亦醜言人反面相戕者
之亦醜况夫婦相逐不尤醜也猶衝斗寶劍之氣
也二六李勉王季友也比父母勉為山南梁州刺
史故豫章民思之也培塿小土山也羲和堯典羲
仲和仲天為成書地平天成平水土又禹平水土
論道疑丞論道經邦前疑後丞此言王也可以論
道而阻於江湖李也可為疑丞而曠遺在野故雖
死必如方朔之為星也風后力牧黃帝賢相也引
用不知其意或云回首望二人為相未知是否○

王季友為妻柳氏所棄人倫之大變也公聞之李
勉乃賦此以嘆之言天上浮雲儼如白衣須臾變
成蒼狗古今萬事其無常莫不如此近聞抉眼以
去其夫乃是河東柳姓之女天地反覆曷大於斯
且其夫雖曰貧窶而實多才博學動引聖經乃豐
城王季友也萬卷群書無不暗誦孝經一通又常
在手家貧老瘦賣履度生好事高朋每為攜酒豫
章太守派出王源引為賓客久而能敬及季友居
太守之門下也三年不言小心閉口太守亦任之
而不疑今反覆者亦皆自愧夫以明月無瑕之季

友而有衝斗之鬱氣當此時而可仗者真豪俊也
二人實當置於君側因思太古今在山南人思之
如父母王生早曾拜其顏色高山之外皆為培塿
或用為羲和而天成者此也或用平水土而地平
者此也夫何江湖阻論道之王前後曠疑丞之李
想其死必為列星終不泯滅致君之念不與草木
同朽愧我碌碌求飽者豈足以班於二子哉彼風
后力牧當必長回首以相顧矣嗚呼可嘆也已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二

